

越 剧

刘介梅

中共宁波地委宣传部

“刘介梅”改编小组改编

东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說明

这个剧本是由中共宁波地委宣傳部“刘介梅”改編小組改編的。剧本参照了当前在本省演出的几个“刘介梅”本子中的主要事件，抓住这样的一个綫索写下去：即刘介梅在土改斗争中是坚决的；但土改完成后分了田地，就認為革命已經成功了，只有发家致富了。由于他走的不是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而是资本主义的道路，因此他个人生活越改善，对社会主义的事业就越有抵触，对党的政策越感到不滿，与党的距离就越来越远，以至最后发出极端錯誤的言論。这样写，刘介梅的思想挖的就更深了。对刘介梅的教育和斗争，这里主要写党的作用，而不是他父亲的作用。同时，通过刘介梅、鲁海青、周大刚三个人、三户人家的变化，也具体表現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危害性。；只有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才能彻底摆脫贫困，才能过幸福的生活。

人 物 表

刘介梅 貧农，28岁。
刘朗成 介梅父，58岁。
仙 梅 介梅妻，21岁。
唐書記 区委書記，30多岁。
周大剛 介梅儿时友，27岁。
魯海青 介梅儿时友，30岁。
海青娘 海青的母亲，50多岁。
荷 香 海青妻，近30岁。
張老富 漏網富农，50岁。
老富婆 老富妻，近50岁。
富裕农民甲、乙。
社員甲、乙。
群众若干。

(以上是人物初登場时状况)

第七幕中出現的20年前人物：

刘介梅 刘朗成 介梅娘
刘秀珍 海青娘 高弼生
楊六么

第 一 坊

〔1950年春天，某天傍晚。

〔刘介梅老家。旧茅屋里，有破烂不堪的旧东西，都是解放前討飯用的。

〔幕启：两个青年忙碌地在貼标語，刘朗成高兴地看着。

青 年：朗成叔，懂不懂？

刘朗成：我懂！

青 年：标語上講什么？

刘朗成：講土地改革、打倒地主，穷人翻身，分田分地。

青 年：你是心里捉摸捉摸的？

刘朗成：是呀，共产党和毛主席就是为我們穷人着想，为我們穷人办事，講我們穷人的心底話啊！

(唱)鉄树开花鬧盈盈，
受苦穷人要翻身，
土地改革分田地，
共产党恩情說不尽。

青 年：是呀！

(唱)若要翻身先翻心，
咱們穷人團結紧。

刘朗成：不錯，

(唱)打倒恶霸斗地主，

大家当家作主人。

青年：朗成叔，吃了夜飯，早些到农会开貧雇农会。(下)

刘朗成：我一定比别人先到！

〔海青娘上。

海青娘：介梅爹，这几天鬧土改鬧翻身，我一直沒有空到你这里来拿你的破衣服去补补。

刘朗成：海青娘，自从介梅娘死了以后，我家亏得你常来帮助，补补丁的。

海青娘：自家人嘛，咱們窮人不帮誰还能帮，太剛，介梅，海青三个真和亲兄弟一样。介梅我也把他当自己的儿子呢！

刘朗成：如果介梅娘还活着，看看今天翻身斗地主多好！

海青娘：也是穷人命苦，介梅爹，听说介梅和仙梅二个不錯，如果能給介梅成了亲就好了。

刘朗成：也是啊，分了田地以后……。

海青娘：介梅爹，看見咱海青嗎？

刘朗成：沒有看見，一定是开会去啦！說不定在农会里。

海青娘：介梅爹，我真耽心海青，一日到夜东跑西跑的，家里一歇也不歇。

刘朗成：为了翻身，自然要忙呀！我介梅跟大刚和你们海青，他们都是讨过饭的患难兄弟。忙忙碌碌是为了大家翻身的事，你耽啥心事！

海青娘：唉！介梅爹——

(唱)有人說共产党在此不会长，
有人說到头来財主还是財主样，
老話講出头椽子先要烂，
做事不可太莽闖！
我們都是老实人，
結下了仇恨犯不上。

刘朗成：大嫂，你太胆小了！

(唱)土地改革有法令，
有党撑腰莫耽心，
不怕地主不老实，
我劝你风言风語不可听。

大嫂，你要多去开开会議，通通腦筋，
我們老年人要跟上，不可胆小做懦弱人！

海青娘：介梅爹呀！你还不曉得，海青老婆病啦，
又有四个小孩拖着，叫我哪有时間去开会
通腦筋！喏，还要去燒飯去呢。(下)

刘朗成：唉！……对，这些謠言，我得报告农会去。

〔刘介梅、周大刚、鲁海青上。〕

刘朗成：大刚，有謠言呢，你们可要查查根子！

刘介梅：爹，謠言說些什么？

刘朗成：都是一些乱七八糟的鬼話！說什么共产党不会长久啦；財主的东西动不得啦！

刘介梅：那里来的这些謠言？

周大刚：这很清楚。

（唱）謠言来自高墙門，

張老富是牽綫人，

地主暗耍鬼花样，

胡說八道迷惑人。

刘介梅：（唱）張老富还捧地主腿，

把他抓来問原因。

（急呼呼地下）

周大刚：介梅哥，要注意态度。

刘朗成：我去看看，不要闖了禍。（下）

周大刚：海青哥，我們穷人要翻身，先要把腰板挺起来。

（唱）劝你不要顾虑多，

不要前怕狼来后怕虎，

你我都是苦出身，

大着胆子把事做。

魯海青：這道理我也懂，可是我不會講話，又不識字，有啥用呢？

周大剛：打倒地主，不是幾個人的事，應該大家團結起來。你看介梅，多少積極。

魯海青：我娘這幾天被地主的謠言，吓的有點怕了。

周大剛：你應該多多把窮人翻身的道理和她講。我們为啥要討飯呢？你要想一想，地主不剝削我們窮人，還能活命？田地是我們的，糧食是我們種的，房子是我們蓋的，那麼，我們為什麼這樣窮呢？還不是被租債逼窮的！地主都是吸血鬼！

〔劉介梅拖張老富上。後面跟着張仙梅、老富婆、劉朗成和群眾。〕

劉介梅：你老老實實的說！

張老富：這——這叫我說什麼？

老富婆：大剛、介梅，我家又不是地主，這是為了什麼？

劉介梅：什麼問你自己！你要是不說實話，就要斗……

張老富：（害怕）啊……

周大剛：你不是地主，不會斗你；不過，你不能給地主做事呀！

張老富：我沒有做壞事。

刘介梅：你为什么說共产党不会长，財主家东西动不得？

張老富：这，是我嘴不好，是我落后，这些謠言是我听来的，也有些不相信，想跟海青娥討論討論。

刘介梅：討論？哼！你为啥說：

(唱)放債不是剝削人，
是救人急来救人荒，
穷人借錢他情愿，
借貸自由古来都一样。

張老富：这些都是从地主嘴里說出来的，我再也不說了。

刘介梅：哼！我問你：

(唱)为啥要与高家常来往？
鬼鬼祟祟到底啥名堂？
倘若这样再下去，
定要掉入臭糞坑！

周大剛：你也是农民，自己要当心，不要和地主混在一起。

張老富：再也不去了，再也不去了……(想溜下)

周大剛：慢！

張老富：(一惊)大剛，还有什么事？

周大剛：你为何藏地主的東西？

張老富：沒有这件事。

周大剛：昨天夜里，有人看見，地主老婆到你家去了。

張老富：昨夜我沒有在家，這一定是這個老乞婆拿了什麼？

老富婆：是一箱子衣裳，說送給我家的。

劉介梅：還有別的嗎？

老富婆：沒有啦！不相信，我可以罰咒。

周大剛：跟地主勾勾搭搭，成什麼樣子？

張老富：（點頭）是是，再也不敢了。（溜下）
老富婆

劉介梅：照我的意見，這家伙應該鬥他一下。

周大剛：唐隊長說：土改政策，打倒地主，孤立富農，他是一個老上中農，應該團結他，對他加強教育。

劉介梅：仙梅，你也不要和老富這種人混在一起。
你想想解放前，他有你这个侄女兒嗎？

仙梅：過去是不把我當人，現在待我確實還好。

劉介梅：好？——哼！

周大剛：海青哥，今晚你早些到農會來參加貧雇農會議。

魯海青：好！

周大剛：介梅哥，海青哥，今晚開始行動，你們二個負責搞俞振仁！

魯海青：好。

刘介梅：好，是该干啦！

刘朗成：有这三个兄弟象猛虎一样，还怕地主打不倒！（对介梅）介梅，现在土地快要到手了，你和仙梅的婚事，如果能成的话，还是早成了好。成了亲后也不要事事累你鲁大媽了。

刘介梅：爹，等打倒地主再说。

刘朗成：（回头发现仙梅还在，很不好意思）仙梅还在这里，看我……

〔众笑。

——幕落

第二场

〔一个月以后。

〔刘介梅新居。这原是地主房子，刚刚分给刘介梅的。

〔中幕外：老富婆自外面入内。

老富婆：老富，老富！

〔张老富上。

张老富：啥事体这样着急？

老富婆：仙梅呢？

张老富：不是到刘家去了？

老富婆：老头，我们也去。

张老富：你真是狗捉老鼠，多管闲事！人家翻了

身，搬到新房子里去，我們去湊熱鬧！

老富婆：去祝賀祝賀。

張老富：拍他啥个燥馬屁！你想不想一个月之前的事呀？

(唱)刘介梅拿着鷄毛当令箭，

說話神气又活現，

把我中农当地主，

差一点抓去斗争丢了臉！

老富婆：老头呀，你这样默头默腦要吃亏的！

(唱)刘介梅工作积极干部当，

四乡称他刘金剛。

如果跟他交結好，

今后咱們后路广。

老头呀：你曉得我为啥把仙梅留进来？

張老富：还不是为了多一个劳动力。

老富婆：不是！我是看到她跟介梅搞对象，才收留进来的。有了这样当干部的侄女婿，以后要打張証明也便当点。你要放聰明点，才勿会吃亏啦！快去帮忙去！（拖張老富下）

[中幕启：群众欢乐地帮助刘介梅搬东西。張老富两夫妻也很起勁。]

群众：(唱)千年的鉄树开了花，

千年的穷根今日拔，

共产党领导鬧土改，

受苦的农民当了家。
刘介梅正是刘金剛，
張仙梅是穷人的一支花，
今天搬进新房屋，
明天欢乐成一家，
飲水思源感謝党，
翻身忘不了毛主席老人家。

〔刘朗成挑破烂上。〕

老富婆：朗成叔，这些破烂，扔掉算啦。連換糖的也看不上眼呢！

刘朗成：那里話，这是我的傳家宝。

刘介梅：爹！现在有了新东西，以后还要办好东西！这些破烂碍手碍脚的，还有什么用？

刘朗成：有用处，放在我的床底下好啦！

張老富：海青！你这样張罗鋪設欠大方，象啥样子？

魯海青：又不是地主家，講究什么派头。

張老富：穷人翻身嘛，也要象个样子。介梅，你說
是嗎？

刘介梅：这一——唔，現在我們是稍該講究一点。

張老富：对呀！等你和仙梅結婚，我来帮你布置，
一定弄得象象样样的。

群 众：老富到底是见过大場面的，有一套經驗。

張老富：哈……

群众甲：介梅，你和老富在土改的时候 还是对头呢，怎么现在这样好了，

刘介梅：我们的敌人是地主，地主打倒了，当然就是一家人了。是不是，老富叔，以后有好日子过啦！

张老富：对啊，这才是干部说的话，真是大公无私。记小节还算什么君子！

群众：朗成叔，我们走啦！

刘朗成：吃午饭去吧！

群众：过几天来喝你家喜酒吧。（众下）

刘介梅：海青，现在我们有了田地，有了房子，养了牛！

（众人唱）土地改革翻了身，
革命成功喜盈盈，
只要好好来劳动，
一年要比一年兴。

鲁海青：是呀！

（唱）你家劳力胜别人，
今后生活会上升；
不过我嫌吃口重，
还有一个得病人，
一人劳动不济用，
恐怕一时难翻身！

刘介梅：你人多，田地也多了，这是根底啊！

(唱)只要自己能用心，
不怕日后来受貧，
革命就是为田地，
有了田地万事成。

海青呀，我們好好計劃計劃，安排安排，
一年两年以后再看。不是我介梅夸口，凭
我这一双手，一定要摆个样子出来！

〔周大剛上。〕

周大剛：介梅哥，告訴你一個好消息。

刘介梅：什么事？

周大剛：区委决定抽一批积极分子支援外乡土地改
革，你也是被批准的一个。

刘介梅：啊……真的？

周大剛：是啊，你准备准备吧，馬上就要出发。

刘介梅：馬上出发：这……

周大剛：怎么？你舍不得离开家？是不是考虑和仙
梅的事？

刘介梅：……

周大剛：(唱)你結婚的日子已訂好，
当然應該照顧到，
兄弟們幫助你喜酒办，
你放寬心思莫煩惱！

刘介梅：不，不是为了这！

周大剛：那是为了什么？

魯海青：大剛！

(唱)介梅顧慮非為別，

都因為肚里算盤已打好：

他有田地有耕牛，

生產發家第一條！

周大剛：生產發家……，介梅哥！你要想一想：我們翻身了，可是外鄉的群眾也要翻身呀！再說你鬥爭地主俞振仁，工作又有魄力，所以領導才調你去支援的。你應該為了廣大農民兄弟着想啊！

劉介梅：大剛！這我懂。可是我想，我們在解放前，沒有一分地，一片瓦；如今有了，真想下田好好種種自己的土地呢！

周大剛：介梅哥，唐隊長說得好：我們的革命還只是萬里長征的第一步，離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還遠呢！革命並沒有到底，我們還得繼續努力，不要滿足於田地、房屋、耕牛，我們還要前進！你是黨員，要服從組織分配啊！

劉介梅：這——好！（勉強地）那我服從組織分配吧！

——幕落

第三坊

〔1952年春。路上。〕

〔二道幕外：刘介梅上。〕

刘介梅：（唱）满畝麦苗抽壮穗，

油菜花香扑鼻来，

欢望无边好庄稼，

介梅越看越喜爱。

跨开大步往前走——（圓場）

（一看）啊，

不觉来到村前畝。

（站住看了看麦苗）这麦子长得不错啊！

（抓起一把泥土，嗅了一嗅）哈！这又黑又香的泥土，就是当年分给我的。

解放前我种你好几年，

有我介梅血汗将你溉，

那时辛苦为地主，

如今成了自己田。

只因我有工作在外边，

不能每天来相见。

这六亩三分的田，再开上五亩荒地，好好的干，定能提高产量！（不舍地徘徊）

田好土肥靠人赶，

我介梅种田有經驗，